



# 阿尔法的 迷宫

*Alpha's  
Labyrinth*

王稼骏 —— 著



---

# 阿尔法的迷宫

王稼骏 著

新星出版社 NEW STAR PRESS

---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阿尔法的迷宫 / 王稼骏著. — 北京: 新星出版社, 2016.8

ISBN 978-7-5133-2298-0

I. ①阿… II. ①王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 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6)第185906号

---



## 阿尔法的迷宫

王稼骏 著

责任编辑: 王 怡

责任印制: 李珊珊

封面设计: @broussaille私制

---

出版发行: 新星出版社

出 版 人: 谢 刚

社 址: 北京市西城区车公庄大街丙3号楼 100044

网 址: www.newstarpress.com

电 话: 010-88310888

传 真: 010-65270449

法律顾问: 北京市大成律师事务所

---

读者服务: 010-88310811 service@newstarpress.com

邮购地址: 北京市西城区车公庄大街丙3号楼 100044

---

印 刷: 北京京都六环印刷厂

开 本: 910mm×1230mm 1/32

印 张: 5.875

字 数: 82千字

版 次: 2016年8月第一版 2016年8月第一次印刷

书 号: ISBN 978-7-5133-2298-0

定 价: 30.00元

---

版权专有, 侵权必究; 如有质量问题, 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。

## 目录

1	楔子
8	第一章 $\alpha$ 寻找
30	第二章 $\alpha$ 返回
49	第三章 $\alpha$ 潜入
76	第四章 $\alpha$ 猜忌
91	第五章 $\alpha$ 复活
128	第六章 $\alpha$ 破解
156	第七章 $\alpha$ 告别
168	第八章 $\alpha$ 记忆
175	尾声

## 楔子

“我们真的要上去吗？”

“当然！”

“可广播里说，台风马上就要来了。”

“有我和企鹅在，你怕什么！”

“我怕我走不动。”女孩看着一眼望不到头的台阶，小声嘟囔道。

男孩急了：“这怎么行啊！这可是我和企鹅最后的决战，要是没有你，我们怎么分出胜负呀？你说是不是，企鹅？”

绰号叫“企鹅”的少年站在他俩身后不远处，正仰头望着高高的塔尖，听见有人在喊自己，刚一回神，便和女孩投来的求助目光撞个正着。

“铁鱼，今天天气不太好，我看要不就算了吧。”企鹅挠着后

脑勺说道。

“怎么？你怕输给我？”

“我怎么会怕你，别忘了，我可是摸瞎子的冠军。”企鹅自豪地挑起眉毛。

铁鱼从他大大的鼻孔里发出“哼”的一声，神情凝重地告诫女孩道：“小草莓，你上去以后可要找个好地方藏起来，别再让企鹅凑巧找到你了。”

企鹅伸直了脖子表示抗议。

铁鱼认真的眼神让草莓有些紧张，她点点头，轻声应允。

“那我上去了。”草莓瘦小的身躯从褪了色的封条间隙中钻了过去。

“草莓……”企鹅欲言又止。

“怎么了？”草莓转过脸。

企鹅扭捏半天，结结巴巴地说了一句：“你小心台阶。”

“放心吧。”草莓满不在乎地眨眨眼，偷偷朝他做了个加油的手势，迈开步子拾级而上，登上了灯塔里一百三十七级的螺旋石梯。

这座废弃的灯塔据说已有一百多年的历史了，圆柱形的塔身上顶着一个蘑菇头式样的蓝色屋顶，是最为普遍的灯塔造型。也许是年久失修的缘故，原本蓝白相间的外墙体斑驳破败，塔底荒草萋萋，石梯上也布满了裂痕。尽管灯塔是花提港最高的建筑物，但考虑到安全因素，灯塔并未作为旅游景点被开发。地处偏僻、人迹罕至的灯塔成了摄影爱好者和情侣们幽会的绝佳去处。为防

止意外的发生，当地政府只得明令禁止任何人进入灯塔。

估摸着时间差不多了，铁鱼说道：“草莓也该走到塔顶了，我们出发吧！”

企鹅二话没说，疾步走进了灯塔。

“喂！喂！你别耍赖啊！摸瞎子的规则可是说好了要一起到塔顶才能开始。”铁鱼在后面奋力追赶。

“你不怕草莓一个人在上面出什么事吗？”

“是你怕摸瞎子的全胜纪录被我终结吧！”原本打算配上几声大笑，可铁鱼的体力有点跟不上，干咳了几下。

“你不知道最近镇上发生了奇怪的事件吗？”企鹅喘着气问。

铁鱼顺了顺气息，抬头问道：“什么事？”

“最近学校里少了几个同学，听说都是在回家的路上神秘失踪的，他们没准都是被怪物给抓走了，说不定怪物就藏在灯塔里呢。”

“你瞎说什么呀！哪有什么怪物？”嘴上虽然埋怨着，但铁鱼明显加快了脚步。

“你没发现吗？灯塔是被强制关闭的，可这些台阶却是干净的，一定是有人天天上下楼梯才会这样的。”企鹅一进灯塔时就发现了这点。

“你说的怪物是红齿鬼？”铁鱼环顾身旁，心生恐惧。

强劲的海风从塔顶灌进来，发出各种奇怪的声音。铁鱼一个跟跑，忙扶了一把石壁，触手冰凉，原来是抹了一手黏糊糊的青苔。

空气咸湿的灯塔内部有点阴冷，光影交错的幽暗石阶充满了

危险，稍不留神就会跌倒。

两位少年留意着脚下，谁也没再说话。灯塔里只回荡着空洞的脚步声。

摸瞎子也就是俗称的捉迷藏，通常女孩扮演躲藏者的角色，由男孩们一起寻找。企鹅似乎有与生俱来的天赋，就好像天生就会玩这个游戏一样，每次都能先于其他小伙伴一步找到躲藏的女孩。无论多么奇思妙想的藏身之地，全都没办法逃过他的双眼。

因为企鹅的身高比同龄人矮，总被同学们嘲笑说，眼睛距离地面近，才总能在摸瞎子的游戏中胜出。

于是，在动物界也算小个子的“企鹅”就成了他的绰号。

铁鱼也算捉迷藏的一把好手，作为同学们眼中曾经的捉迷藏冠军，不服气的铁鱼向企鹅发出了挑战书。经两个人商议决定，为防止对方作弊，就将比赛的地点约在了被禁止入内的灯塔里。这座灯塔，就和从来没人在捉迷藏里赢过企鹅的传说一样神秘。

也许是暴风雨将至的缘故，灯塔上的风很大，乌压压一片黑云从海平线翻涌而来。远处几只叫不出名字的黑色大鸟，在面向大海的灰白色峭壁上俯冲而下。

灯塔的顶层是一个圆形平台，中央摆放着早已废弃的玻璃棱镜灯架，凛冽的寒风穿行在四扇拱形的窗户之间，石壁上的每条裂缝都仿佛冷气的出风口。

两个少年气喘吁吁地登上了塔顶，明显感觉到了温度的变化。

“好冷。”铁鱼一踏上塔顶就不由得打了个冷战。

更让人后背发凉的是，仅有二十多平方米的灯塔顶层，没有



任何能够藏下一个人的空间，就算是小孩子，也绝无可以遮蔽的物体，可唯独不见草莓的身影。光溜溜的石壁和锈烂的灯架，就是所有能看见的东西了。三十几米高的灯塔独自矗立在海岸线旁，也不存在偷溜到其他建筑物里躲藏的可能性。

铁鱼沿着圆弧形的石壁转悠开来，他认定这座灯塔存在不为人知的密道或暗格，一边偷偷寻找草莓给他留下的暗号，一边讥讽企鹅：“你站在那里动也不动，是不是打算认输了？”

企鹅有点奇怪，只是目不转睛地盯着大海的方向。天空开始飘起零星的小雨，风势越来越大，掀起的海浪已经高过了警戒线，步步逼近的浪花吞噬着沙滩，就快摸到灯塔的脚下来了。

“我们必须赶紧离开灯塔！”企鹅有种不祥的预感。

“还没找到草莓呢。”铁鱼皱着眉头。

“在那里。”企鹅指向了正对海面的那扇拱形窗户。

铁鱼一个箭步冲了过去，在那扇窗户的窗沿上，果然有一道白色粉笔的划痕，被雨点打湿的缘故，看起来不太明显。

“人在哪儿？”铁鱼依然没发现草莓的踪迹。

“外面。”企鹅走上前来。

铁鱼顿时醒悟，探出厚厚的石壁，终于看见了草莓。

一支应急用的救生艇悬挂在灯塔窗外，草莓在雨中蜷缩成一团，为了不让脑袋冒出窗外被发现，她姿势别扭地斜躺在救生艇里，艇里的积水已经没过了她的脚踝。

草莓惶恐的脸上绽开笑容，但看见先找到自己的的是铁鱼，笑容转瞬即逝。

“我赢啦！”铁鱼张开双臂，欢呼起来。

渐大的雨点瞬间就打湿了铁鱼探出的上半身，救生艇也在风中摇晃起来。浑身湿透的有些草莓惊慌，她站起身子，打算爬回灯塔的窗台内。

企鹅刚要伸手帮忙，铁鱼拦住了他，得意扬扬地说道：“我找到的人，让我这个胜利者一个人扶就够了。”

企鹅舔了舔上嘴唇，也不争辩，撤步让到了铁鱼的身后，留意着草莓的每个动作，生怕出什么意外。

灯塔的外墙是由石头砌成的，石壁很厚，草莓个子矮小，踩着救生艇的水洼，试了几次，手还是够不着窗台的内沿。这么危险的躲藏地，她在藏的时候却想都没想就跳了进去。

巨大的风浪让救生艇摇摇欲坠，暴雨倾泻进灯塔里，铁鱼的眼睛都睁不开了，每一寸皮肤都能感受到雨点猛烈砸上来的疼痛，就像有一条巨龙在海水中翻滚，发出振聋发聩的巨响，将草莓的哭声淹没其中。

铁鱼索性趴到了窗台上，努力向草莓伸出双臂：“别扒墙沿了，你抓住我的手，我把你拉回来。”

草莓点点头，抹了把脸上的水，无法分清那是她的泪水还是雨水。她的手指和铁鱼的手指扣在了一起，感受到铁鱼温暖的体温，草莓慌忙低下头，这是她第一次和男孩子牵手，生怕铁鱼察觉自己绯红的脸颊。

“你在干吗！想什么呢！快用力呀！”铁鱼咬牙往回收起手臂。

“嗯。”草莓感觉自己正以缓慢的速度接近窗台，先是手臂越过了窗台，再是脑袋、脖子、胸口，悬空的身体终于有了支点，她的上半身压到了窗台上。铁鱼坐在地上喘着粗气，他们的手依然紧握。

浑浊的海水猛然掀起一个巨浪撞向灯塔，塔身震了一下，草莓的一只手滑脱开来，身体立刻向窗台的一边滑去。

铁鱼犹如猎豹般扑向了草莓，虽然肌肉已经酸得发胀，两只手抖个不停，可他依然死死扼住了她的衣领，在风雨中嘶吼着自己鼓劲。

玻璃棱镜从灯架上滚落，转眼间，一地的碎渣被雨水冲下了石阶。

草莓朝铁鱼身后缓缓抬起头，看见了企鹅，才想起这场捉迷藏的游戏还有另一个人在。可企鹅没有一点要帮忙的意思，他将自己的右手高高举过头顶，阴沉的表情让草莓浑身起鸡皮疙瘩。

“危险！”

草莓大声冲着铁鱼喊道。

等不及铁鱼回头，她真真切切地看见，企鹅右手正攥着一根灯架上的铁棍，朝正挨着窗台的铁鱼抡了过去。

刹那间，整座灯塔似被乌云包裹住一般，陷入无边无尽的漆黑之中。

## 第一章 α 寻找

太平洋上的劲风，带来了最猛烈的夏雨，若此时爬上北方的山岗，俯视之下的花提港就像笼罩在一个磨砂玻璃罩内，一片烟雨朦胧。

被雨水冲刷干净的街道上，一位少年孤身一人赶着路。整座城镇仿如空城一般。

少年顶风费力地前行，小小个头的他几乎将全身力量都集中在了手里的伞柄上，尽管如此，吱呀作响的伞骨依然有随时散架的可能。他的两条裤管都被雨淋透了，潮湿的裤子贴着皮肤飕飕直抖，勾勒出干瘦的腿形，略带外八字的步姿，让他看起来像一只南极企鹅。

今年的雨水特别旺盛，岸堤旁的路淹的淹、封的封，只有近山的路还算安全。童平是第一次走这条路，路面没什么积水，脚

下的碎石踩起来也不会打滑，只是不时有从山顶倾泻而下的水柱，避让不及就会被浇个透心凉。走了没多久，他发现前面拉起了警戒线，路边的电线杆上悬挂着一块木牌，鲜艳的红色手写体赫然在目：

前方落石，正在安全检查，请稍等片刻。

大雨滂沱，方才看见岔路里有一户人家，童平犹豫了片刻，决定先去别人家的屋檐下避避雨再说，没准过一会儿道路就会恢复通行。

岔路尽头是一栋白墙蓝瓦的小楼，楼前空地上散落着一些拳头大小的石块，看起来这地方经常有落石。童平小跑着躲进了屋前的门廊，收起雨伞，发现门廊后面是一排屋子的窗户。童平把脸贴近灰蒙蒙的窗户，屋子里不见一丝灯光。门上的信箱也塞满了信件，晾在外面的衣服再度被雨打湿，吸饱了水耷拉在衣架上。

不知是不是一直举着伞的缘故，童平的右手隐约传来阵阵酸痛。他放下伞，轻揉了几下手臂，倚着门廊的木柱，远远注视路面上那根醒目的警戒线。

目力所及之处，有白色的光束射向天际，那是花提港灯塔发出的。

雨雾中，从警戒线后面走来一个小孩，他个子很矮，矮到穿过警戒线的时候都不需要弯下腰。

他既没有穿雨衣，也没有打雨伞，在雨中走得很从容，就好像雨水落不到他的黑色外套上一样。

小孩直直地朝着童平走来，近了一看，童平才发现其实他不是小孩，而是一个有着小孩般身材的侏儒。他粗壮的脖子上顶着一颗不成比例的脑袋，五官不和谐地挤在一张丑陋的脸上。看见他跨上门廊，童平不由戒备地往后退了半步。

“你是要去市区吗？”侏儒问童平。

童平小心翼翼地点点头。

“前面的路封了，可能还要两个小时才能通过。”侏儒用大拇指朝身后指了指那条警戒线。

童平抬腕看了看手表，再过两个小时的话，天就黑了，到时候进山的路就更难走了。

侏儒似乎看出了童平的担忧，说道：“天马上就要黑了，进山的路也没有路灯，住附近的人都知道这点，你怎么会在这个点来走这条路的？”

“放学后我躲在厕所里偷偷看漫画，没留意时间，错过了放学的校车，只能自己走回家了。”童平懊丧地垂下头，望着自己湿漉漉的裤管和鞋尖。

“要不然，你先在我家里坐一会儿吧。”

“你家？难道这房子是……”童平这才意识到自己正站在侏儒家的门廊下躲雨。

侏儒咧开大嘴，笑了起来，看出童平还有点顾虑，又说道：“等雨稍微小点的时候，我就送你去镇上的车站。”

他指的是屋子一侧的院落里，靠墙停着的那辆摩托车。

眼下也想不出别的办法，童平微微欠了欠上身，不知该如何称呼侏儒，有些结巴地道谢着：“那个……那个……给您添麻烦了。”

侏儒嘴角微微上翘，脸上闪过一丝不易察觉的笑容。

“叫我莫多吧。”侏儒从口袋里掏出钥匙串，转身开门。

锁孔的位置对莫多来说有点高，他抬起手臂插入钥匙，却没有办法打开门，他试着换了一把钥匙，还是打不开。

“要我帮忙吗？”童平询问道。

“不用。下雨太潮湿，一定是这把老锁锈住了。”莫多说着用身体挡住童平的视线，又换了一把钥匙。

这次成功了。

莫多暗暗松了口气。

“这样进去没问题吗？”童平突然问。

“怎么了？有什么不对劲吗？”莫多紧张地转过身，看见童平一张阴郁的脸。

童平指了指在风雨中飘摇的衣架：“晾在外面的衣服不用收回家吗？”

“哦，你说那个呀。”莫多的表情缓和了下来，“全都湿透了，不用去管它了，赶快进屋吧！”

走进屋子，嘈杂的雨声一下子被隔绝在了门外的世界，身上的潮气在屋里弥漫开来，味道有点难闻。

这间屋子的内部要比从外面看起来大，童平跟在莫多的后面，

在光线昏暗的屋子里向前走着。

莫多在墙上摸索着，好不容易踮起脚按亮了一排开关，瞬间整个客厅灯火通明，连外头门廊上的灯也一起亮了起来，窗户被映成了温暖的橘黄色。

屋子里面比外观看起来壮观多了，交错着结实的棕色木方，支起高高的屋顶，缠绕在木方上的几根黑色铁链微微摇荡，上头的铁环发出清脆的碰撞声。巨大的水晶吊灯从主梁垂下，落在灯上的灰尘在墙上形成淡淡的光斑，原木色的家具有种静谧神秘的感觉。这间屋子仿佛刚从沉睡中醒来似的。

“你在沙发上坐一会儿，我去拿毛巾给你擦擦。”

莫多小心地向漆黑的里屋走去，不一会儿传来碰撞声，像是撞到了椅子，莫多低声咒骂着打开了厨房的灯，随后又是一阵杂乱的金属碰撞声。

童平走到沙发旁，伸手拍了拍坐垫，扬起一小团尘土。他皱眉头，搁下了书包。

莫多端着一杯热茶回到了客厅，把一条毛巾搭在了童平的肩膀上：“来，喝口水吧。”

白色的瓷杯冒着袅袅的热气，茶香飘溢，杯子里的茶叶还打着旋儿，有人刻意搅拌过了这杯深色的浓茶。

“谢谢。”童平接过杯子，发觉微微有点烫手，于是放下杯子用毛巾擦起脸来。

趁童平用毛巾盖住脸的时候，莫多用手指迅速抹去了杯口上细微的粉末，再度拿起杯子递给童平：



“你先趁热喝口茶，暖和暖和。”

“谢谢。”童平接过杯子，依然没有喝。他一脸认真地问道：“最近我有很多同学不见了，你知道吗？”

“传闻中的少年失踪事件？我猜一定是那些淘气的孩子在闹着玩吧。”

“可不是恶作剧！其中有一个是我的同班同学，警察还来了学校，让我们不要随便吃陌生人的东西。”童平直言不讳地拒绝了主人的好意。

“警察也来过我这里。”莫多露出笑容，眼角的皮肤形成了难看的褶皱。他告诉童平，失踪事件发生以后，警察沿着学校和失踪学生家之间的多条线路进行搜查，这间屋子也被上上下下仔细检查过，连门口的这片空地都挖开看过了，什么都没有发现。

“刚才你还说是恶作剧，怎么警察会到你家来？”童平随口一说。

莫多面露愠色，童平稚嫩的声音，在他听来有些刺耳。

童平端着杯子独自走到窗边，踮起脚从窗台花盆之间的缝隙观察起屋外的情况来，雨势丝毫不见减弱，路口的警戒线早已没了踪影，那块警示的木牌在狂风骤雨中摇曳，顷刻，固定在电线杆上的绳索被扯断，木牌卷进了山下的旋涡中。

他轻啜了一口茶，皱了皱眉头，随后又灌下一大口。

莫多脸上浮现出满意的笑容。

“雨小点了吗？”莫多来到窗边，站在了童平身旁。

冷不防莫多也走过来查看雨势，童平被吓了一跳，不知是不